

藝術與醫學(5)

摩斯·奇士林的啟示

文·圖／張天鈞

有一天我看到書架上有一本書，書名為《50個你應該知道的猶太畫家》（50 Jewish Artists You Should Know. By Edward van Voolen, Prestel），我已忘了

在哪裡買的，只看到書的內頁用中文簽上我的名字，並加註日期為「2013.8.10」。我心想為什麼要特別指名是猶太人，因為每一個作畫者都有他的個性存在，何必分她／他是那一個種族的人呢？不過有些人畫得好，有些人畫得比較差，我認為在藝術的國界裡，其實是不需要這樣分類的。

不過有一個猶太人畫家雖然沒被列在裡面，我倒是非常喜歡，他叫做摩斯·奇士林（Moise (Moses) Kiesling）。他的作品雖然不像被列名的莫迪利亞尼（Amadeo Modigliani, 1884-1920）那麼憂鬱，可以確定的是奇士林是莫迪里阿尼的好朋友（圖1），奇士林常用的模特兒是奇奇，最特殊的是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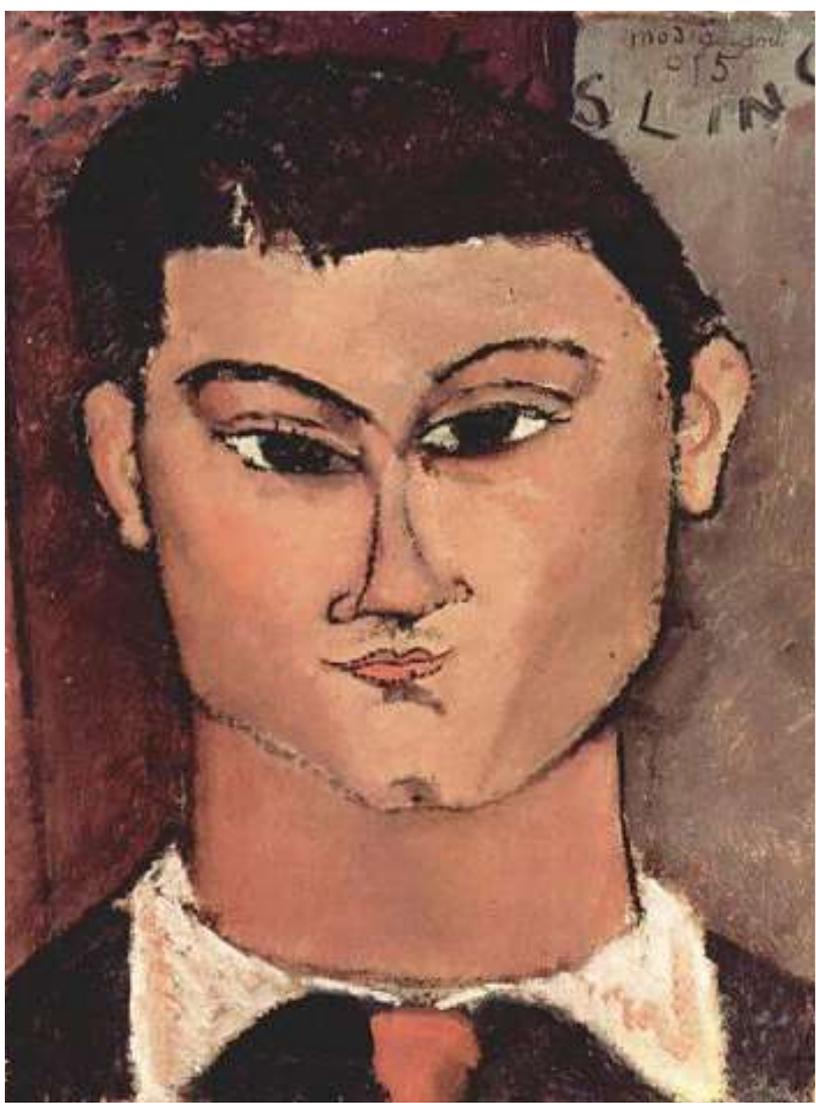


圖1：莫迪里阿尼畫奇士林。1915年1月。



圖2：蒙帕那斯的奇奇（Kiki de Montparnasse），1924
油彩畫布114x79公分。

畫中的女子艾莉思·普林（Alice Prin, 1901-1953），又被稱之為蒙帕那斯的奇奇或簡稱奇奇，是位歌星、演員、人體模特兒和畫家。她是蒙帕那斯社交活動的中心人物，也是諸多藝術家們的人體模特兒。

畫人物時會用很明顯的藍色的眼珠去勾勒（圖2）。

有一天，在某收藏家之牆上看到他的真跡，發現他竟然用厚的白色畫蕾斯（圖3），就像我看到的白那德·畢費（Bernard Buffet）（圖4）用很濃的黑色（幾乎厚達一公分）畫出樹幹一樣。也許是因為他們都企圖在二度的空間營造一個三度空間的印象吧！

他曾說：「當畫家在保留受到理性控制之時，應該也要放任直覺本能。那是我們興趣的榮光，以及我們必須慶祝的熱情。我們應該讀出畫布裡的喜悅，那就是畫家創作時的感覺。」（A painter must give in to instinct while retaining control over his reason. It is the glory of our enthusiasm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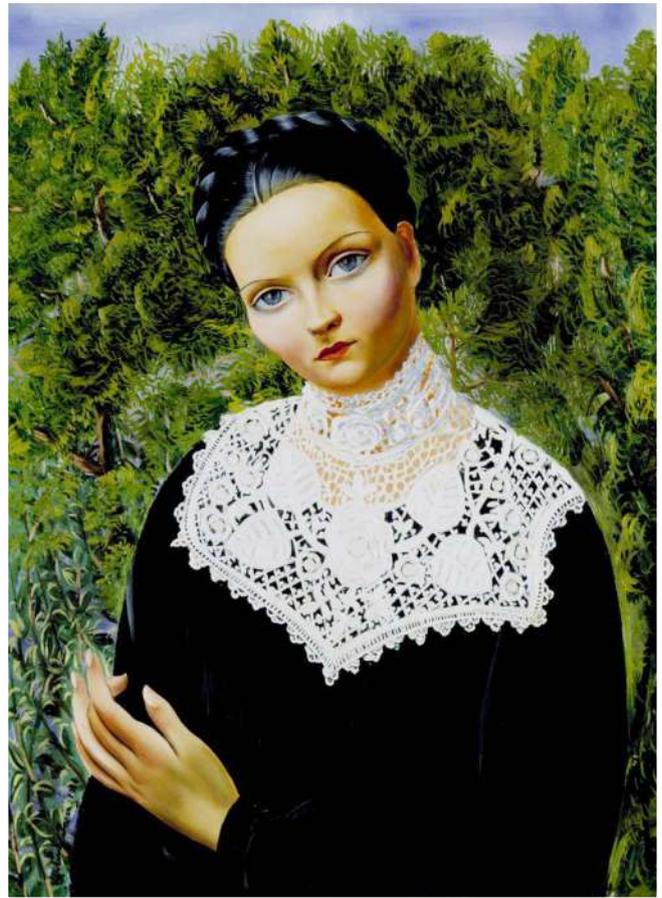


圖3：Portrait de Madeleine Sologne，奇士林畫（私人收藏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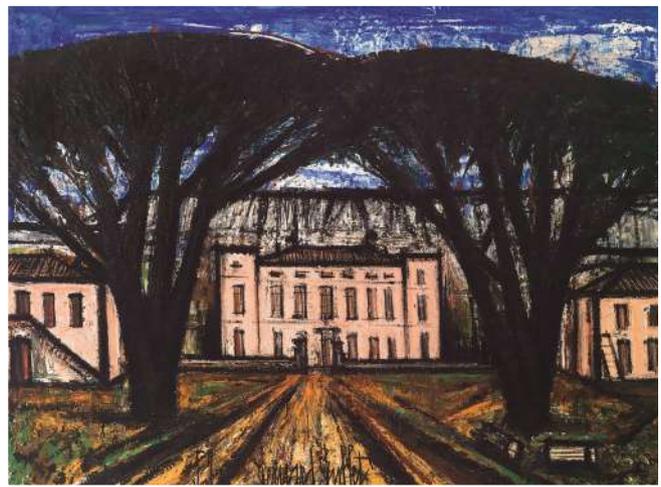


圖4：古堡。白那德·畢費（Bernard Buffet）畫（私人收藏）。

張天鈞 專欄。



圖5：野獸派畫家馬諦斯被收藏在巴爾地摩藝術博物館（Baltimore Art Museum）的作品之一。

of our passion that we must celebrate. We should read on a canvas the joy that a painter felt in creating it.)

換句話說，就是畫圖時不要太講究理性，應隨著感覺走，顏色自然漂亮，筆觸自然豪放。

奇士林於1891年出生於奧匈帝國（波蘭）克拉科夫（Kraków）的猶太家庭，父親是裁縫師傅，期望自己的兒子將來能當工程師，但奇士林卻夢想當畫家。他在克拉科夫的美術學院就讀時，遇到了美術啟蒙老師潘克維齊（Joseph Pankevicha）。潘克維齊曾經在巴黎與印象派畫家雷諾瓦、波納爾等來往密切。潘克維齊勸奇士林應該到法國去，他認為巴黎才是藝術之都。因此奇士林於1910年，19歲時就到巴黎，落腳於蒙馬特區，但潘克維齊只幫他寫推薦函給猶太作家沙勒門·阿許（Shalom Ashe），他幫他找到贊助人，同意在其停留於巴黎的頭一年付給他每個月150法郎的學費。1911年的下半年，合約期滿，奇士林只好去許多藝術家居住的小鎮Sulphur，這裡後來出了很多知名畫家，如馬諦斯（圖5），畢卡索（圖6）等。

1912年，奇士林很幸運的碰到阿道夫·巴斯勒，他的第一次的代理商，同意以每個月300法郎購買他的作品。1913年他回到巴黎的蒙帕納斯，在此地的工作室內住

了27年，並在1920年之前與莫迪理阿尼共用此工作室。於1915年1月，莫迪理阿尼為他畫人像畫。1920年，由於受到莫迪利亞尼的啟發，他有了自己的藝術語言——抒情表現主義。

有關於跟莫迪利亞尼分享工作室，奇士林曾經說：「當你要住在一個月付200法郎的工作室內，但每個月必須花費190法郎買酒和毒品，你就會感覺你身處在貧困中。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奇士林志願參加外籍兵團時嚴重受傷，1915年因此授頒成為法國公民。

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奇士林再度自願為軍隊參戰，雖然他當時已49歲。當法國軍隊向德國人投降時，奇士林移居到美國，主要因為擔心自己是猶太人，而身處的是被占領的法國，會被送到集中營。而且當時許多評論家建議太多外國人，尤其是猶太人，會減少法國的傳統。他們的意見是反猶太主義高漲的一部分。德國占領期間，導致法國猶太人被驅逐和數以萬計的外國猶太人被送至集中營處死。

他到了美國，先後在紐約和華盛頓展出作品，之後定居在美國加州，六年後回到戰勝德國的法國。

奇士林從美國回到法國南部普羅旺斯蔚藍海岸的Sanary sur Mer家中居住，直到1953年4月29日去世。鎮上的住宅街道有一條即是以他的名字命名。

這個故事給我們學界的啟發是潘克維齊勸奇士林應該到法國去，他認為巴黎才是藝術之都。研究似乎也是如此，只是地點不同。現在一般醫界會到美國。不過時代已經不同，考慮到資訊和研究方法的取得容易，以及人種的差異，是否還須這樣，見仁見智。但人面要寬廣，仍然是必須的。誠如此次（2017.5.22）遠赴美國巴爾地摩參加女兒在約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學的畢業典禮，獲得的經驗顯示美國乃是江河納百川，吸收各方之人才，才得以強大。大家交了高學費，還得作人家的螺絲釘，才能學到東西。

成功並非偶然，天賦和努力是必要的。此外還需因緣巧合。📖

參考文獻：

[1] Artist of the week: Moise (Moses) Kiesling ARTinvestment.RU 07 MAR 2013

[2] 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Moise_Kisling



張天鈞小檔案

臺大醫學院醫學系內科名譽教授，曾任臺大醫學院內科特聘教授。臺大醫學系畢業，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。專長甲狀腺及內分泌學疾病之診治，主要成果有：甲狀腺疾病之細針吸引細胞學診斷及其與預後之關係，甲狀腺眼病變致病機轉及治療，甲狀腺機能亢進症（葛瑞夫茲氏病）遺傳基因研究，輻射鋼筋污染之建築其對甲狀腺之影響，甲狀腺未分化癌再分化方法之研究等。曾任中華民國內分泌學會理事長、臺灣臨床細胞學會理事長。

圖6：作者在芝加哥藝術學院博物館（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Museum）與大畫家畢卡索之畫作《老年的吉他手》合影。